

17.11

阳新文史資料

第二輯

政治协商会议 湖北省阳新县委员会编

1983.4.5
陳

目 录

开头语 本刊编者 (1)

抗 战 烽 火

半壁山抗日保卫战

..... 马 骥 肖光弼 (4)

援缅抗日战场回忆

..... 尹传铎 (11)

我在抗战后期与日军一战

..... 龙从启 (20)

抗战期间窜扰阳新县境的两股“游击”

武装 樊作民 (26)

拥兵金海的程荆门

..... 张 华 (32)

惨遭日军杀害的三十六名壮士

.....阮东屏 刘朋益 许杰 (45)

昙花一现的怒潮部队

.....阮绪椿 (57)

战 后 官 场

战后阳新三青团攻倒马县长的闹剧

.....本刊资料室 (62)

刘澄宇竞选国大代表的内幕

.....芦茂林 (72)

兴 国 风 云

兴国军包打洪山

.....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石荣暲 (77)

光亭兄弟挺身救兴国 龙头拐杖制止开

“人屠” 章·思·云 (87)

原阳新自卫团主力投诚经过

.....朱复民 芦福生 (93)

富 川 人 物

辛亥首义主要人物之一曹亚伯轶事忆述

.....香港 曹文锡 (100)

记石瑛先生二、三事

.....石柳溪口述 石品芳整理 (110)

清末名师万清轩

.....费竞成 (115)

乡贤张友松先生墓志铭

.....贾亦斌 (120)

附：张友松先生传略

.....冯伯竞 (123)

爱国教育家刘湛恩博士

.....王贤保 王季深 (127)

名胜古迹

李清塔记

..... 李曙光 (133)

致政协委员和文史通讯员的一封信

..... 政协阳新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(136)

开 头 语

《阳新文史资料》第二辑现在和大家见面了。

这一辑的出版，适逢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，我们特选七篇有关抗日的文章予以发表。其中有当年守卫半壁山要塞的国民党将领、旅长马骥和该部某营副官肖光弼所撰写 的回忆录；有抗战后期在阳新当县长的龙从启（当时名叫管慎之）所撰写的《我在抗战后期与日军一战》。这些文章，内容生动，史料翔实，读之有如身历其境，爱国之情不禁油然而生。

在《战后官场》栏内所发表的两篇文章，揭露了抗战胜利后的官场，上下离心、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、争权夺利的黑暗内幕，显示了国民党必然走向败亡的征兆。

阳新地处吴头楚尾，位置险要，大局平静则已，一旦有事，阳新往往首当其冲。这块革命的土壤，已锻炼出不少反暴政、反压迫的革

命英雄人物。本辑《兴国风云》栏中，有已故的我国历史学家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石荣暲先生（阳新陶港石清村人）所撰写的《兴国军包打洪山》，这是一篇极有历史价值的珍贵史料。兴国军当年在太平天国革命斗争中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，清代史官对此只字不提；作者决意不让这段史料湮没，乃遍采群书，纂集成篇，惠寄故里。我们予以刊出，以飨读者。

本辑我们选介了五个名人事迹。有辛亥武昌首义主要人物之一曹亚伯先生轶事——这是他的长子曹文锡（曾充孙中山大元帅府译电员）的回忆；有国民党元老石瑛先生轶事——这是他的八十高龄的堂弟石柳溪口述；还有全国政协常委、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先生所撰写的《张友松先生墓志铭》，后附有“张友松先生传略”，为我县中文坛耆宿冯伯竟先生之名笔，至于刘湛恩博士，更是一位令人怀念的爱国人士，他一生为了救国救民，死于日伪的枪弹下，表现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崇高气节。再如理学家万清轩，他的学业成就和高风亮节，闻名国内外；他逝世后，其墓碑文系他的朝鲜

学生所撰写。

这一辑，仍由于编者水平有限，谬误难免，望各级领导和广大读者及时加以指正！

本刊编者

一九八七年六月六日



半壁山抗日保卫战

马 羯 肖光弼

抗日战争爆发时，我们都在国民党九十八军一九三师（师长李宗鉴）三八五旅工作。马任旅长，肖任一一二四团第一营中尉副官。当时我旅正在江西修水整训。一九三八年夏，日本侵略军沿长江两岸向湖北进攻时，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命令九十八军派遣部队到半壁山担任守卫。军长张刚命令我旅执行。为了增强我旅战斗力，军部增拨三八六旅的杨昆源团、补充兵一个营、高射机枪两个连、机械化炮第十团的第二营（该营有新式榴弹炮六门，高射炮四门），统归我旅建制。总兵力七千二百人。相当于当时的一个普通师，称为“加强旅”。

我旅接到这一命令后，为了提高士气，统一思想，立即加强政治宣传工作，强调保卫祖国，保卫人民，奋勇杀敌，誓死不当亡国奴！

并大唱抗战歌曲，激励士兵斗志。行前，旅部将随行眷属，派人护送到湖南宁乡后方，以消除官佐的后顾之忧。

半壁山、田家镇两处要塞，隔江对峙，形同锁钥。由于江面狭窄，易守难攻，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，成为保卫武汉水路的东大门。半壁山、田家镇两要塞原来虽有工事，但相当陈旧，不够坚固；随着形势变化，上级急令工兵修建了一系列的钢骨水泥堡垒，并在要塞江面两岸边缘水域，设置了几道严密的水雷封锁线，这样，才可以凭险据守。后来国民党统帅部为了增强半壁山要塞防守实力，又命海军部派来四艘军舰，配合两岸的步、炮兵防守江面。

六月上旬，我旅奉命兼程奔赴半壁山担任守卫任务。半壁山北临长江，东距富池河约六、七里，一道孤堤连接两端；南与网湖相接（网湖原周长六十余华里，南有水口通富池河）而达同桥。由于守卫半壁山任务，是“静以应动”，因而在安排兵力方面作了周密的部署。经研究决定以王博丞团一个营专门监视富河东岸之敌，阻止其偷渡富池河。由富池口到半壁山，堤长约七里，堤宽约十多公尺，以一

营步兵按散兵式沿堤布防，严密监视敌舰破坏水雷线；而以两连步兵潜伏在网湖滨岸的芦苇中，以防敌舰偷渡或强行登陆；王团第三营作预备队。四门重炮则布置于沿半壁山以西的长江南岸的峭壁上，以阻击敌舰；另以两门远程炮遥控对岸田家镇江面；两连高射机枪则散置于重炮阵地一带，对付敌机低空投弹，并由徐佛观团派一营步兵防护重炮阵地的安全。距江岸的六百公尺处，有大、小熊山（即炮儿山），由徐团派兵两营构筑第二道防线，作为纵深配备，万一敌人登陆后，即可借此继续抵抗，或前后夹击，聚而歼之。高射炮则置于大、小熊山之后，由杨昆源团以步兵第五连掩护，七连作预备队，日夜值勤。旅的总预备队，只剩一个直属营。以上全盘部署，后来随着战局变化，又作了调整变动。

从七月一日起，一连三天，日空军每天多次以三至六架轰炸机，轮番对我要塞进行轰炸。我军高射炮火，奋勇迎击，敌机不敢低飞，重磅炸弹往往落入江中或阵地外围的荒野上。

七月四日上午九时许，敌机十八架飞临我要塞上空，对两岸炮台和江上我方兵舰猛烈

轰炸，弹如雨下，而我海、陆两军同时英勇还击。这次战斗，击落敌机两架，击伤多架，而我海军兵舰一艘亦被敌机炸沉，舰上官兵大部牺牲。要塞更是被炸得血肉横飞，到处弹痕累累。幸而中途我空军赶来迎击敌机，经过一番激烈空战，敌机才仓惶逃去。此后，一直到九月中旬，敌机常隔三、五天来我要塞上空，或侦察，或轰炸，每次三、五架，丢下几个炸弹或扫射一阵就飞去了。

九月二十九日，田家镇失守后，江上，我海军兵舰已全部西撤，敌舰就开始出现。以后的几天，每当天刚拂晓，江中满布敌军舰艇，联成一线，有时竟达三十余艘之多；敌军再次派成群飞机到要塞上空，猛烈轰炸，舰上的炮弹与敌机的炸弹密如雨注，终日不停。此时，我们的重炮为隐蔽目标，有时未予还击；高射炮因敌机投下之重磅炸弹过于密集，也只好采取严密隐蔽、相机还击的办法来对付。在连续不断的猛烈战斗中，我旅步兵的地下堡垒虽然经常被毁，人员虽也牺牲不少，但士气高昂，一到日暮，即趁敌舰下驶回航之机，我炮群即万弹齐发，打得敌舰东倒西歪，或沉或

伤，狼狈逃窜。在这种激烈战斗的情况下，全旅士兵沉着应战，少数个别士兵有些心悸，这时，我们的政工人员就抓紧宣传教育，王博丞团的第六连全体士兵发起“与半壁山要塞共存亡”的签字宣誓，其他各团营的士兵一致响应，都举行了“与半壁共存亡”的签字宣誓仪式，因此，惧怕心理也一扫而空，士气为之大振。

守卫要塞主要靠机械化重炮与高射炮。当炮兵掩体的强度遭到破坏时，我们不分昼夜、不论晴雨，不顾敌炮火的袭击，立即予以修复，确保掩体的完整和安全。在阵地上，多掘交通壕，形成蛛网式工事，对富池河与江中之敌，仅派必要的监视兵力，部队则尽量分散掩蔽，当监视哨发现敌乘汽艇来袭或企图破坏水雷线强行登陆时，部队即奔赴前沿火线，集中火力予以歼灭。敌军陆战队和小型汽艇，在我猛烈阻击下，沉入江底、葬身鱼腹者，实不在少数。

在这次守卫战中，全旅上下一心，从旅长、团长一直到炊事员、饲养员，都是同生死、共患难，无论清理战场，或者修复工事，

都是分工合作，人人尽力。每天战后工作处理完毕后，虽已深夜，仍坚持开会分析敌情，作好次日歼敌的各项准备。

重炮和高射炮的官兵伤亡最重，掩体时被敌弹命中，指挥所也时被炸塌，官兵被炸死、炸伤者时有所闻。马旅长的左膀亦被弹片击伤。但大家为坚守半壁山要塞，信心十足，毫不气馁。只有徐佛观团长胆小怕死，每当敌人打炮或空袭时，他就潜避到团部后方，找不着人。因此，我旅部报请张军长予以惩处；经张军长下令撤职查办（后来，军部报请汤恩伯总部查办徐佛观时，总部副参谋长苟吉堂与徐系日本士官同期同学，竟徇情免究，另作安排了），改派胡庸继任团长。

我旅全体官兵坚守半壁山三个多月中，顽强战斗，艰苦备尝。有时战斗至为猛烈，一连几餐顾不上吃饭，但仍然浴血奋战，不怕牺牲。固守要塞期间，我旅官兵阵亡八百二十六人，伤二百七十八人。由于我旅官兵英勇奋战，取得了相当大的战绩：计击落敌机两架，伤敌机五架；击沉敌中、小型舰艇十多艘，伤其大兵舰数艘；毙敌海、陆军官兵三百余。第

二兵团总部传令嘉奖并给物质奖励。奖钱一次，不分官兵，一律银元十块。八次奖给牛、羊、猪肉，每次不分官兵每人一斤。并在部队调防整补时，为伤者增加营养费，为阵亡官兵开隆重的追悼会。

一九三八年十月三日早晨，日军又一次（第三次）集结大量陆海空兵力向我大举进犯，经过一天血战，我阵地尽毁。深夜，我旅遵令撤离半壁山，转移到半壁山西北的盛家祠，柯家湾一带继续抵抗。敌军于四日下午在半壁山登陆，这一带遂相继沦陷。

编者注：

本文系李春初老人提供当年守卫半壁山的国民党三八五旅旅长马骥（福建人）所写的回忆录及孝感市麻球厂鲁鑒先生提供其挚友肖光弼老人（当年守卫半壁山的营部副官）所写的《记半壁山战斗》（经鲁鑒整理）两稿合并整理而成。

附更正：本刊第一编对鲁鑒先生简介有误，据孝感市政协函称：应为该市政协文史组稿员和新华街文史组稿员兼组长。

援缅抗日战场回忆

尹传铎

抗日战争时期，我们阳新一些青年，不甘当亡国奴，纷纷逃亡，各寻出路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

一、投笔从戎

在抗日战争中，国民党最高当局，于1941——1942年，曾应盟邦英美两军要求，派遣第一批“中国远征军”十万大军入缅；一路上西下同古，南取腊戍，重创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和第十八师团。打通了中缅公路和印缅公路（两路全称“中印公路”），美国援华物资得以源源输入国内。可是不到半年，由于盟军在缅战场的司令官史迪威将军在指挥上屡犯严重错误，英军又作战不力，加上我军司令官罗卓英惟英美是从，致使整个缅甸战场全军失利。

我远征军一部分随史迪威、罗卓英逃入印度，一部分退入国境滇西凭借怒江天险与日军隔江对峙。自中缅公路绝断后，外援物资无从运入，重庆当局，大感困难。在盟军共同计划下，为了挫败日军内外夹击、最后消灭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主力从而削弱盟军力量的罪恶阴谋，国民党最高当局决定组织新的远征军，迅速空运印度。把原逃印的三万多人，充实整编成两个军，从印度攻入缅甸；另一方面，加强原退入滇西边境的远征军，从中国攻入缅甸，南北夹击，重新打通中印公路，既可使外援物资畅通，又可解除国外西境的严重威胁，稳住战局。一九四三年夏，我和同学舒广松两人偷偷离县，历尽艰辛，跑到了重庆，七月上旬就考上了国立化工专科学校。十一月，我们看到中央日报发表题为“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兵”的告中国青年书，号召大专院校学生投笔从戎，踊跃参加中国青年远征军，到国外去援缅抗日。我和广松同广大的热血青年一样，激于爱国义愤，毅然报名参加了中国青年远征军。